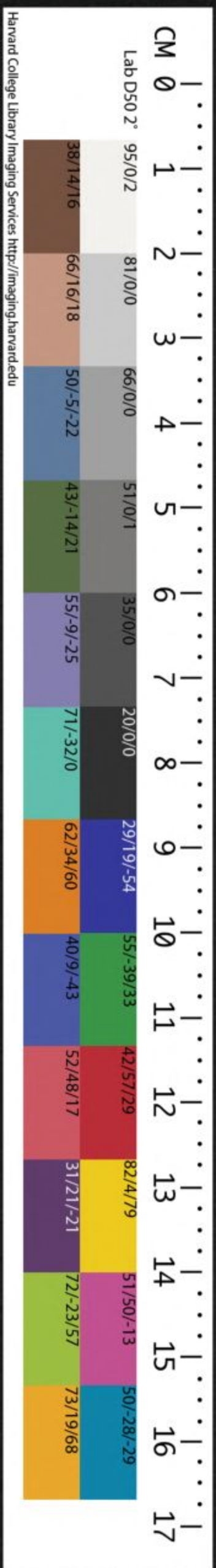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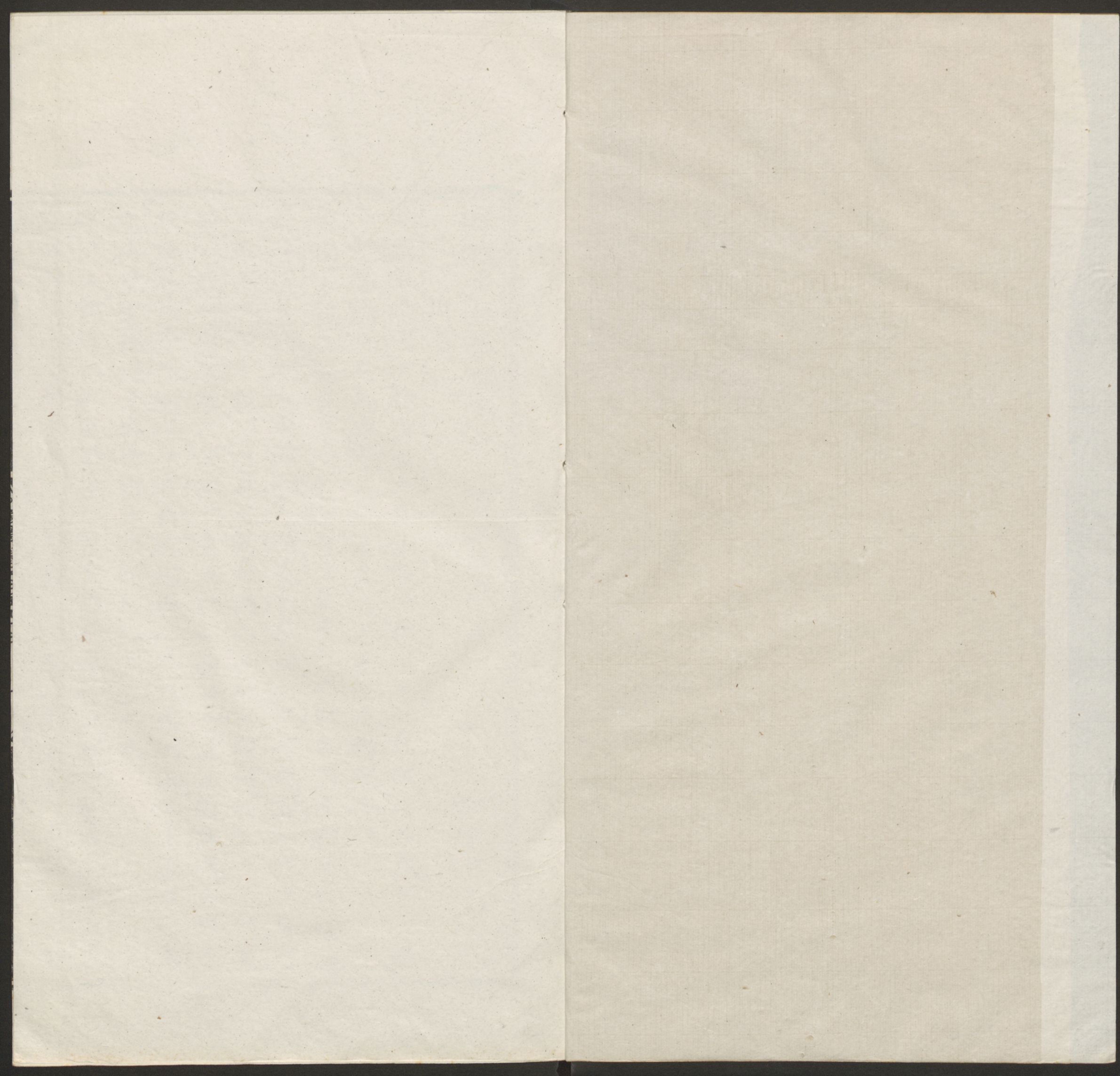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67

T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

近習

宋徽宗時陳次仲諫曰臣聞小人無禮於君者
 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言青長可也臣聞今月十三日
 蔡攸字勉之御書上進文字內臣表奏言上川手數等語
 為聲道其雖新入其籍新入顯是不為無人位之微罪不可致矣可
 置而不問陛下豈不以身之安危為念乎於此豈何其如天下何其
 如公議何昔漢唐二國開國之初其於政教其於
 於政危而不可制本此為也言得如此豈可危之而不慮後日之危
 乎伏望聖慈特令嚴明正典刑以為守備之戒
 次仲又奏曰臣伏見本堂本月十四日據所奏前司
 官臣對君上高平書也其書云行欲去是兩陛下書以官殿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三

近習

宋徽宗時陳次升彈裴彥臣疏曰臣竊惟人之無禮於君者臣子惡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况身居言責其可默乎臣訪聞今日十三日御藥閣守勲在御前呈進文字內臣裴彥臣對君上用手敲守勲幞頭高聲道莫錯斬人莫錯斬人顯是不敬無人臣之禮罪不可赦安可置而不問陛下縱不以身之安危為念其如社稷何其如天下何其如公議何昔漢唐之間關官秉國柄制國命者其始於陵慢其終至於跋扈而不可制今日彥臣悖悍如此豈可忽之而不慮後日之患乎伏望聖慈特出睿斷明正典刑以為宮禁之戒

次升又奏曰臣伏見本臺今日十四日據御藥閣守勲狀論內臣裴彥臣對君上高聲等事已具申奏乞行根治未聞施行者竊以宮殿

之中。理當恭肅。敢有聲徹御所者。在法不容。况對君上。高聲肆忿而無人臣之禮者乎。夫人主之尊如堂。堂高則難攀。卑則易陵。彥臣果於陛下之前。如守懃所陳。顯屬不敬。而有凌上之心。若不明正典刑。以懲其惡。益無畏憚。尙所為而不可。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漸也。詩曰。肇允。彼桃虫。拚飛維鳥。言事起於至微。儻不防閑。及其成也。終至於不可制。陛下當以古人之言為戒。杜稷之重為念。除惡未萌。消患於未然。毋使滋蔓。以至於難回。後悔無及矣。伏望聖慈。特降守懃狀詞。付有司考究虛實。因依施行。

次升論劉瑗跡曰。臣訪聞陛下在潛邸。日察知都門親事官有勞。遂援故例。奏留呂役使。此事之小者也。非有犯分難行之理。干紊朝廷。而管勾官劉瑗怒其恩非己出。乃誣奏都監使臣為之干請。置之於罪。又朝旨嚴宗室。門令限都監出入。瑗乃揭榜府第。局論中門。過為

防守。若踈括宗親友之恩。視萬乘之貴介弟。如無有也。按瑗乃本府之管勾官耳。牽一府之人奉事陛下。反敢挾令作威。若踈其所親。用情作悖。以較其所事。途人聞之。莫不扼腕憤懣。逮陛下誕受天命。入奉累神宗廟。瑗宜自知罪咎。恐懼引去。尚敢偃然無所忌憚。握要務受恩施。行彷彿於陛下之左右。雖陛下天地德量。容忍不誅。其如杜稷何其如公。議何昔。晉文公為公子。過曹。衛鄭。三國之君皆不為禮焉。及文公既入。而主夏盟。伐曹與衛。春秋謂其伐無禮。而不議其修舊怨。夫伐不失刑。禮以立政。此文公所以霸也。今瑗以平昔悖悻陵駑之迹。猶朝夕親近。而領方藥之政。臣未敢謂其無包藏姦惡之心也。臣聞而不言。使陛下之失刑政。此臣之大戮也。又聞英宗之立。非內侍都知任守忠意。因循遲久。未加斥逐。交構百端。幾開兩宮大隙。當時諫臣論奏。以節度副使安置。由是光獻得以脩其慈。英宗得以

全其孝。觀瑗前日之迹。陛下之立。豈瑗所欲。既懷疑忌。心不自安。焉能保其無它耶。雖今日聖德巍巍。宮殿清肅。必無可開之隙。然小人姦險。撫心之危。慮患之深。造事非一端。可料。安得不思患而豫防之也。伏望聖衷。特正瑗之典刑。以慰中外。

次升又奏曰。臣近彈奏劉瑗充潛邸管勾官。日誣奏都監干乞留親事官。及扁鑰府門過為防守。顯有凌鷲之迹。乞正典刑。未蒙施行。頃至再瀆天聽者。竊惟陛下聖德淵懿。出於天縱。頃居潛邸。御下以公。事上以信。中外之人。莫不傳聞。瑗為本府管勾官。知之尤為至詳。輒敢陵鷲。不存上下之分。且如奏留親事官。為其有勞也。瑗怒其恩不自己出。乃誣奏以受都監干請之私例。而奏之。非有欺也。瑗以謂不當留。是誣所奏。以欺朝廷。頗玷聖德。又府門啓閉。自有時限。瑗乃揭榜府第。過為扁鑰。待陛下如何人耶。瑗之悍情不忠。所事如此。宜即

誅夷。今陛下入承大統。廼厚授恩。施實左右。恬不防閑。雖聖度包荒。憫瑗昔為官僚之舊。不忍加誅。陛下恩德如此。何負於瑗。瑗之負陛下實多。亦當以社稷為念。較其孰輕孰重。斷以大義。不可循以私恩。孔子曰。小不忍。以致大亂。此言宜以為戒。無聞瑗自懷疑懼。屢嘗請去。小人之心。疑懼既生。防患之慮。何所不至。竊恐別至生事。若不早正典刑。是陛下為瑗屈公義而撓法也。法者。天下之所公共。天子不得而私。昔漢昭平君。隆慶公主之子也。醉殺主傅。廷尉請論。武帝曰。吾弟有是一子。以死屬我。為之涕泣。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誣先帝之法。吾何面而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夫昭平君。帝者之親。尚不敢以私撓法。瑗雖係隨龍之人。其待遇之恩。豈宜過於帝者之親乎。無聞當時更有內臣一名。同瑗誣奏都監干請留親事官。臣不記姓名。亦乞勘會詣實。一就重行黜責。

次升論內侍李侂疏曰。臣竊聞陛下頃居潛邸。拓宗厚天倫之愛。恩
遇甚渥。陛下忠信恭敬。未嘗以毫髮之私上千朝廷。實以本府都門
親事官。晨昏啓閉甚勞。援例奏留。實呂後使。非有它也。其事至微。有
何犯分。臣寮之家。尚許指名奏人。隨行。况天子之貴。介弟豈有不可
者乎。御藥李侂。輒敢凌侮悖慢。誣奏都監干請。但不明言陛下受請
求耳。今陛下續承祖宗之業。位乎天位。豈侂所欲。侂猶領職禁中。給
事左右。忠臣良士。莫不扼腕。日夕為憂。竊謂古之刑人。不在君側者。
蓋防患於未然。慮禍於不測。今日安可恬然。不以為慮。况侂凌侮之
迹甚著。疑忌之心必生。心既不安。慮患必審。若不早正典刑。宮禁之
中。恐開釁端。如前日任守忠之事。伏望聖慈體英宗之果斷。早賜
施行。以清宮禁。以防後患。實天下之福也。
次升又奏曰。臣近彈劾御藥李侂。誣奏陛下潛邸。都監干請。乞留都

門親事官事。乞正典刑。不蒙施行者。臣竊惟陛下之意。必以侂給事
宮禁。日在左右。不忍加罪。所以示恩私也。雖然。恩固可行。亦有時而
不可行。恩重於義。則恩不可以廢。義重於恩。則當捨恩而從義。侂
前日既有凌侮之迹。今日必生疑忌之心。前日已嘗犯分。今日寧保
其無反側乎。陛下宜察其姦謀。酌其情犯。斷之以義。不可牽於私恩。
乃可以為宗廟無窮之計。孔子曰。小不忍。以致大亂。此言當以為戒。
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無貽後日之悔。

左司諫江公望。乞遠便。屢疏曰。臣讀孟軻之書。至戴不勝曰。子謂薛
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誰
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
州。獨如宋王何。迺知成人君之善。非一人之力也。周公作立政。戒成
王。雖綴衣。馭馬。左右攜僕。必以言士。乃知左右前後。雖便屣。近習亦

惟其人也。人君位尊勢隆，惟左右大臣日一見，有事則公言之，諫官御史月對不過三四，有事則昌言之。天下之士獲登文陛，以望清光者，萬無一二焉。戰栗惶怖，言若不出諸口，矧能劇談天下利病哉。與陛下朝暮起居從事，莫非左右前後便嬖近習之人，一不審所擇，則檢佞柔媚彙進於君側，承風順指，悅意便情，有所不欲，欲無不得，有所不聞，聞無不盡。朝餅夕啗，日浸月潤，切於身則蠹性命之情，延於外則移朝廷之政。唐宦者仇士良嘗語其輩，人君不可令間暇，暇必觀書，見儒臣而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矣。莫若以財貨鷹馬毬獵聲色蠹其心，極侈靡，使悅不得息，則必斥經術，暗外事，萬幾在於我矣。此尤見便嬖近習其不擇之害，有至於士良。臣望陛下諦思孟軻之言，以求多士之助。佩周公之訓戒，雖攜僕必惟其人。觀士良與其輩計密驗朝夕從事，便嬖近習之忠佞，如是則

貨財鷹馬毬獵聲色之欲，適萌於心，左右前後既無進迎之人，朝夕從事，莫匪希人善士。雖欲為之，不可得已。夫言不及大而論小事，不該遠而涉邇，非所當及也。然小者大之基，邇者遠之積，知微之君，尤所當戒。陛下思之毋忽。

欽宗靖康元年，近英殿說書楊時論不可復近奄人，狀曰：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唐之末是也。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忿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輩共起而除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者，至有東宮之幽，其為廢世之禍大矣。國家用重貫握兵為國生事，二十餘年，覆軍殺將，朝廷不得聞，中外耗竭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致今日。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輩，使真與臺卓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

可蹈也。使氣焰一熾，則後不可制矣。恩倖持權，貪穢得志。上皇晚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鑒也。

時又上疏曰：臣竊見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禍者。漢唐之末是也。比年以來，此曹氣焰尤盛，皆緣蔡京王黼輩首為亂階，開通交結，假以重權，使相應援，僥倖之門一開，至不可遏。童貫握兵權於外，梁師成擅大柄於內，陶鑄將相垂二十年，其餘恩倖持權，肆為貪暴，故人怨神怒，幾致喪邦，原其禍根，皆蔡京王黼輩為之也。陛下即位，天下響應，異時之為惡者，碎於國人之手，投哀請命，乞寄官資，不煩於夷，而陰自消伏，似非人為，實出天意，此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也。人無賢愚，莫不稱慶。比闈外廷之臣，有懷姦患失，務為身謀，而不為國家遠慮者，復劾京黼輩所為陰謀交結，漸令用事，以陛下之英明剛斷，又嘗親見其弊，宜無有此。然臣竊有疑焉：伏見梁平李穀之後，皆持權自

若。氣焰復熾，未識陛下亦嘗察其所以然否乎。臣謹按梁平嘗為大理寺開封府承事，結為陰獄殺無罪之人，不可數計。罪盈惡貫，人所切齒。陛下之所知，今復處之御藥院，果何意邪。李穀嘗管幹京城監造軍器，姦欺侵蠹，無所不至。近興復濠之役，調夫數萬，減尅口食，殘虐百端。役夫至於殍踣逃亡，亦不可勝計。近在國門之外，陛下其亦聞之乎。至於直下元豐庫取珠子，及送親事官於開封府處所之類，並不經由三省。外議亦以為皆宦官為之，故態漸長，使陛下受疑於天下。所繫豈小哉。臣謂省臺寺監百執事者，初不乏人，何苦信用此曹。駕覆車而履其轍也。如邵成章輩，人或稱之為稍賢於其徒，然此曹縱賢亦不可用。但使之服掃除，通詔令可也。蓋外廷姦臣一見其用事，則向風觀望，陰以為肘腋腹心之託。內外相應，馴致禍災。非特不利於國，亦非所以利此曹也。大抵此類善伺人意，巧為便佞，浸

潤膚受尤難隄防。自非監古視今以為深戒。日多漸漬。未有不為所惑者。禍亂之機。發於至微。漸不可長。拳石之多。積而為丘山。不可不謹也。宦女之禍。古人所戒。著在方冊。非臣私言。謹取五代史書宦者傳。繕寫進呈。伏望燕聞之際。一賜覽觀。永為龜鑑。天下幸甚。

右司諫陳公輔論宦人蠱惑人主狀曰。臣聞宦者之亡。入國家。其來已久。漢自和帝後。中官始盛。至靈獻之時。極矣。故袁紹誅常侍以逞志。然曹操因之。漢遂以亡。唐自明皇後。中官始盛。至僖昭宗時。極矣。故崔嗣血軍容以甘心。然朱溫因之。唐遂以亡。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攘姦人。則大臣愈專。主權愈卑。辟灼火攻蠹。蠹盡木燒。漢唐之亡。皆由此輩。豈不哀哉。恭惟本朝。祖宗積德深厚。其歷年之長。固非漢唐可比。比年以來。國家承平。宮廷使令。日益增廣。加以財用富足。而橫恩濫賞。及閹寺。故宦官由之。而威竊弄威權。恣為姦狀。雖朝士

大夫憤疾之甚。曾無以處之。乃緣士庶伏闕獻書。因而誼譁。遂逞積年之忿。殺害宦官二三十人。不由朝廷命令。不假威柄于人。使此曹無所肆怨。而氣勢稍衰。與漢唐異矣。此何以致其然耶。實天祐我宋。以延宗社無疆之福也。陛下今日固當上承天意。下順人欲。因而摧抑此輩。不使復振。臣竊聞近來稍稍復用事。如盧公裔王若冲邵成章之徒是已。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崇尚儉約。聲色狗馬。畋游玩好。一切屏絕。此曹將無所肆其巧。然大率宦人蠱惑人主。決非一端。唐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閒暇。閒暇則觀書近儒臣。故我曹不得進用。而恩澤始衰。本朝楊戩亦戒其徒曰。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我所得恩澤及財物。皆緣修造。陛下觀此輩用心。果可不防哉。臣區區之心。望陛下鑒唐之亡。因今日之天意。專以此輩為戒。無使其乘閒伺隙。以移陛下聰明也。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

孟子不畏威倉賢人君子決不肯因嬖倖以圖富貴其所以附麗以進者貪饕無恥巖險逞欲之小人故前日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專倚此曹為重此天下所共知伏惟陛下留神於此日夜念之無忘小臣之言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御史中丞許翰上言曰臣竊考觀載籍自春秋以來國家昌大世祚綿永者惟漢與唐至於我宋方建萬世之統此近古之三代也漢唐亂亡皆坐內侍為我宋鑑可謂明矣是以不可不察漢唐之季世平積久人主不憂敵國外患而安於佚樂不親法家拂士而昵於近習於是奸宄得乘其間興宮室池苑壯麗之觀致妖冶靡曼傾惑之色以蔽其明為讒諂導諛諛諛之辭奏翼塵淫放鄭衛之音以亂其聰諱避危亡之言緣飾隆平之事使之燕安豫怠廣侈無憂以壞其志而後扶輿翫敵以導之喜忿懣恥辱以導之怒祈求要請以導之施

私相竊語一類一笑皆能陰陽人主之意使國家威福潛移於是太阿之柄始倒持於下矣其漸至此則各隨其世事勢之流相激生變為亂不同同歸於亡東漢祖尚名節士大夫各持清議以爭之故其季殺戮忠良禁錮賢雋袁紹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漢亡唐比司本兵權重東漢而士大夫莫與之敵是以世無黨錮之禍而惟閹之隸勢陵人主幽辱廢置無不如意宋溫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唐亡本朝比司之盛殆過漢唐學士大夫凜凜久矣前日緣太學生伏闕論事數萬之衆不約而從發憤謹呼若天尊之使比司之勢不誅而自折則袁紹不復施其謀而宋溫無所加其暴此所謂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陛下於何容心亦憲天而已矣凡退聽者無所歸怨而國制大定是乘一時之變而建萬世之利也

而議者猶或非之。夫前日但緣務專國是不酌民言。鬱其忿怒。以至於此。漢唐之季。變生豪傑。其禍至於不可復救。今國家徒以赤子啼號。赴訴其枉。一言撫之。而萬姓返室。懷仁歸德。豈不賢於前世萬萬也哉。此臣之所以為陛下賀也。臣竊過計。但慮事定之後。邪說搖奪。哀祈感動。法不終守。是以敢申言之。謹按周官。官等皆隸冢宰。惟內小臣。上士四人。鄭康成以為異其賢者。餘不過僅數十人。未有登于下士者也。是以內侍之禍。不產於三代之前。使國家能按今日之法。而世守之。則內侍得以保身。延祀。不罹誅殺於下。而國家因之垂化。定治。不憂禍亂於上。內外休寧。不亦懿乎。故願下臣章於內省。揭示成憲。永戒前非。天下幸甚。

李光乞不用內臣管軍。劄子曰。臣應觀自古進用奄人。未有不致危亂者。而兵權尤甚。夙沙衛殺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戩國師。齊之辱也。

區區諸侯之師。使恣人戡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乎。自重貫秉軍政二十年。將士零落殆盡。開邊生事。取笑四夷。致今日之禍。陛下躬履憂危。亦可以鑒矣。而譚稹梁方平輩皆久握兵柄。使師辱國。臣謂陛下更易弊事。當如拯救焚溺。訪聞二人復管勾城壁事。豈倉猝之際。士大夫果無足委任者乎。雖差傳墨卿王寓等提領。緣此曹用事口久。將士習熟。但知中官不畏後官。况虜人壓境。朝廷舉措。細大必聞。非所以壯軍威而增士氣也。伏望陛下出自睿斷。早賜斥逐。所有四城壁等事。乞下行營使司專委從官。添差文武臣寮。同共管勾。光論梁師成劄子曰。臣伏觀虜騎內寇。需索犒軍金銀。陛下以宗社生靈為重。屈意求和。上自乘輿服御。宗廟器皿。下至民間首飾之物。拘收殆盡。大臣戚里之家。不免直取。獨未聞宦官能體陛下憂勞之意者。近年以來。宦官用事。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拓邊境。或進退

臣寮皆能竊弄威權以厚自封殖。此陛下耳目所及。不復縷陳。其專權擅勢。桀黠尤甚者。莫如梁師成。師成用事日久。能作威福。計其家貲。無與為比。當此危急之時。獨不在直取之數。臣切惑之。臣謹按師成出入禁掖。踰二十年。罪惡貫盈。不可悉數。方蔡京王黼相繼用事。朝綱隳壞。賄賂公行。姦邪朋附。而為之用。忠賢擯斥。而不得進。師成與之締交。關通表裏。蒙蔽引用。浮薄。布滿中外。依憑城社。玷辱聖朝。以至海內怨嗟。養成今日之患。迹其罪惡。久合誅夷。陛下踐祚之初。聖政日新。一時儉人咸知退縮。而師成偃然居中執政。大臣慮其狡獪多計。恐一旦復得進用。莫敢動搖。伏望陛下斷自淵衷。以師成付有司。籍其家貲。窮究姦慝。以正刑典。因以風厲黨類。庶有懲革。實天下幸甚。

高宗時。左正言鄭肅上疏曰。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送臣僚所論二章付門下後省。其一章論臺諫之職。不可觀望。其二章論官官之盛。不可不戒。臣竊鼓舞。以為中興之道。正在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所用黃門。比之上皇。僅百之一。比之淵聖。僅十之一。是陛下於此司。蓋未嘗不戒也。然小人無知。尚有敢循舊轍者。陛下既責臣以言。臣敢默默乎。臣於初十日侍班殿下。有肩輿而至橫門者。羣臣吐舌。莫敢誰何。嘗試遣人詢之。曰。內臣陳良弼也。臣切謂百官下馬外門。徒步而入。雖雨作。泥深。減足。沒跗。未嘗敢以為勞。蓋君臣之分。不敢廢也。良弼何人。敢尔驕僣。雖宣和以前。宦官最盛。不聞童貫梁師成等。敢用肩輿。輒入橫門者。今良弼之寵。方之童貫等。無萬分之一。便敢輕視朝廷。失禮如此。傳之天下。有損聖德。臣竊痛之。或曰。良弼病矣。不能徒步。臣以為不然。豈有不能徒步於橫門之外。而能徒步於橫門之內者乎。又曰。汴河久涸。運漕不至。良弼一出。則黃流彌

漫一時之功不可闕也。臣又以為不然。若恃微功便忘分義。則趙普之流當乘肩輿以登太祖之庭矣。或者又曰。恐得聖旨然後敢尔。臣又對之曰。此決無是理也。朝拜之儀定於太祖。陛下孝德上追虞舜。豈忍以一黃門之故。輕變祖宗之法乎。臣愚伏望聖慈。明正典刑。以示懲戒。不惟消患於未然。亦所以弭天下之謗也。惟陛下留神。

趙元鎮乞抑內侍奏曰。臣前日奏事殿中。伏奉聖訓。以言官張致遠論列士大夫有陰結內侍者。陛下既駭且怒。以謂此風寔不可長。宣政之禍。流毒至今。不可不戒。宜降詔開諭。且命有司立法禁止。臣待罪宰輔。親承玉音。仰見陛下不惑於甘言。無徇於近習。洞鑒覆車之迹。灼知滋蔓之端。好惡一分。邪正自辨。帝王盛德事也。雖然。小人無他志。在進取。不復顧藉。至於壞風俗。紊紀綱。唱讒佞之風。塞公正之路。以及於喪國亡家之禍。皆所不卹。茲宜可畏。歟。今雖有所斥逐。而

潛形秘跡。人莫得知。物論所譏。聖心未晤者。臣不知其有無。而亦不能保其必無也。臣願陛下力懲而亟革之。與其山崩波流。孰若絕去根本之為愈。臣嘗見齊威王封即墨大夫故事。及本朝歐陽脩奏疏。仁宗皇帝其議論事跡。皆可稽考。謹錄在前。用見臣區區持順之意。亦因以獻規於陛下。伏幸寬仁。察斯忠懇。

孝宗時。吏部侍郎李椿乞裁抑中貴。奏曰。臣聞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臣私憂過計。願先事而憂之。庶幾乎無憂也。官者論曰。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蓋中門之禁。女宮之戒。審門閤。謹房室。不可無也。故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臣伏觀熙寧五年詔書。節文前後。省內臣轉至承制崇班。內常侍。詳進一子。與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內侍省東西頭供奉官殿頭。詳進一子。與下班殿侍諸班內品。更不許進入內侍省。所管諸班內品。每年通許進五人。餘悉仍舊。

內供奉官已下至黃門如願進外官者比內侍省遞加一等推恩其
內臣諸司使副合該奏兒男充前班者今後更不進內臣時上諭樞
密院曰方今官者數已多而隸省者又不入內空絕人之世仁政所
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其職事乎臣以此仰見祖宗好生
之德不惜加等推恩以全人之生世德至渥也臣不識今尚守此法
與否但見中官比之陛下初即位時人數漸多其勢頗盛臣又見近
年有中官失火者蠶室中燒死小兒可見官刑之室宦官之家皆有
之臣又聞蠶室中小兒十不得四五少得生全者豈稱祖宗好生之
德臣慮陛下所未聞也切緣自古宦官之盛衰繫有國之興亡臣不
敢遠引漢唐之禍切見宣和之末童貫等罪惡貫盈軍民怨入骨髓
京師百姓羣起而攻宦官殺之者不可勝數旋致靖康之禍建炎間
王淵交結宦官不卹軍士遂激成苗劉之變逆軍士求康履殺之併

及其黨遂致明受之變前轍不遠言之痛心蓋宦者體膚既毀性情
柔忍猜疑驕妬不期然而然其間雖有忠直之人亦多衆所不容所
以互相視效憑恃浸潤交結受賄以資相高享用過厚水陸廠飲侵
漁百姓興建第宅連亘街陌始則人畏之極則人惡之畏且惡以致
羣起而攻之上貽國家之憂仰惟陛下神聖在上官者雖漸盛人雖
畏之未甚惡也於此時有以裁制之不至于極則永無前日之患於
宦者亦保富貴與國長久此臣所以欲先事而憂者也裁制之道臣
願出於聖斷官置蠶室選精於其事者掌之應進子者申奏并保乳
入之俟平復賜其家如或不育願再進者聽之再進不育是上天不
許也即聽進外官以為後以絕陰闇傷生之害其委付差使門禁宮
戒之外毋使干預人材政事嚴禁士大夫及兵將官與之交通者稍
遵太祖皇帝之制官品高則外補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謂良為閹

寺也。閤者止於門。寺者止於巷。聖人之戒深切著明。不可不察也。臣非不知言出禍生。臣自念荷陛下恩遇特異。不知所報。故惟有忘身徇國。庶幾萬分之一。如臣言可採。乞出於睿旨施行。

秘書少監趙汝愚乞罷陳源添差總管奏曰。臣先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承樞密院關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恭奉太上皇帝聖旨。提舉德壽宮陳源為應奉有勞。可特與遙郡上轉行兩官。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欽承太上慈訓。兢兢業業。惟恐不至。故臣仰遵聖意。即已書讀了當。然當時實不知陳源別有兼職。今并準錄到告詞。其後擬稱陳源可特授永州防禦使。依前右武大夫。特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臨安府駐劄。提舉德壽宮。臣竊惟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一路軍政。臣不知其始自何年除授。然其事體重害。漸不可長。要非太上建炎詔書之意。臣請為陛下誦之。臣嘗讀建炎三年詔書。

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管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兵官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任。臣恐非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臣伏思神宗皇帝時。始令王中正李憲稍預邊事。是時朝廷法度峻整。若無甚害。而卒之黃緣攀援。竟成童貫。造之禍。靖康之變。至今言之。使人心折。陛下安可視今日若無甚害。而遂忘前日之戒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除遵依太上皇帝聖旨。與轉行兩官外。所有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職事。特與解罷。以為萬世子孫無窮之法。以成太上建炎詔書之意。宗社幸甚。

光宗即位。楊萬里召為秘書監。入對曰。古之帝王。固有知以一己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

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恭惟本朝立國之規模。所以上接手唐虞三代之統紀。而遠過漢唐者。非假夫強大威力也。非資夫權謀術數也。獨恃夫君子以為固而已。然君子之能為固。豈有他哉。亦以其議論氣節。可以培根本而支變故也。國家中興。適追慶曆元祐之言論風旨。固有以開紹興之正論。然自秦檜用事。導諛成俗。近歲安靜和平之說。復壞人心。議論氣節。或幾乎息。而立國規模。終不可忘。紹熙五載。夏秋之交。海內皇皇。天未悔禍。小大之臣。盡誠勩力。大明繼照。危而復安。則陛下固已親見所恃以為固者。而下改元之詔矣。始政清明。登用忠直。天下之心。蓋將日望維新之政。今日月曾幾何。而人之觀聽。則有異焉。講席之臣。或聞其耆艾而使之歸。

或因其論事而許之去。臺諫之官。或以舊學有勞而優遷。或以繁難關守而補外。中批屢下。旨意難明。想謂陛下之心。祇欲昭示獨斷。以防蔽欺。而不知我之操柄。則已潛有所移矣。夫外廷與內廷之勢殊。而君子與小人之情異。左右前後之人。地近情親。巧於伺候。外示畏謹。陽若無他。黜陟廢置。間得關預。時獻微益。或可施行。雖威福權柄。如自上出。而盜竊賣弄。則益難知。彼外廷之欲盡言者。則共指為矯激。外廷之欲論事者。則共指為過當。由是列于庶位者。類多遠嫌避事。鮮克分明。斟酌調娛。務為得體。議論氣節。日就消衰。常時既難盡其心。緩急必將失所恃。天下大物也。設官分職。所以維持也。聽外朝以為公恃。君子以為固。然後能守而無失。若迺嬖近。警御所知不遠。寧免循私。非使人主不信外廷。則無由可以擅寵。矧今國勢甫定。人心猶搖。歲事有饑饉之憂。夷狄有窺伺之迹。信任君子。猶懼弗濟。儻

或失職。又將疇依伏望陛下監觀本朝立國之規模。惟念總攬權綱之要道。外廷情實固宜致察。內廷姦欺尤當深防。絕去私邪之門。使得自保寵祿。闢開公正之路。使得展布腹心。夫然後朝廷尊安。君子遂志。議論氣節。足以圖回實政。強壯本朝。而可馴致慶曆元祐之治矣。臣志在愛君。不違他恤。惟陛下裁赦。

理宗即位。國子祭酒喬行簡上疏曰。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為其所誤。凡為此者。皆戚畹肺腑之親。與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入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來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技儉

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為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敬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者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

景定四年。禮部侍郎牟子才論董宋臣不當除押班。奏曰。臣十年憂患。分老山林。蒙陛下收召。復寘諸禁近之列。常恨縻捐未足補報。今既數月矣。不敢出位有所敷陳者。蓋以陛下自更化。瑟內撫外寧。衆正咸集。羣儉悉除。而又穡事告登。文治具舉。靖共尔位。臣之分也。迨日以來。在廷之臣。學校之士。乃以內臣之復用。連章公車。紛紛未止。臣意陛下之用此人。不過念其平日給事之勞。投拭而用之耳。而諸臣深憂思慮。則以其前轍之可監。而慮其舊態之復作。謂今寵以押

班之任。而日在陛下左右。譬如木之有蠹。蠹在中而木不覺其腐。未之有虫。虫在心而木不覺其槁。雖陛下諄諄開諭。而學士大夫之感。終不可解也。臣靜觀數日間。諸臣或以此而決去就者。陛下宣召而復留之。大臣為國家大體計。為保固局面計。為憂惜諸賢計。所以扶持而安全之者。無不盡心焉。竊意一堂都俞之際。必有深長之思。果斷之決。使天下無可復議。朝廷庶可晏安。而老臣又何所容其喙。然竚乎有聞而猶未也。但聞諸臣欲去者。猶未肯留。已留者。猶未忘去。而輿議之偏。責於在位者。略不少恕焉。臣謂陛下昭昭聖明如此。大臣孜孜啓沃如此。其於此事。轉旋闢闔。蓋亦甚易。微臣愚見。不無望於陛下。早有以處此。庶幾一枰全安。而無奕子動搖之虞。風休雨止。而有安恬泰定之勢。此宗社之幸。生靈之福也。臣庸出獲罪。非不欲懲羹吹虀。保全末路。深恐上負明主。下負夙心。用敢冒昧一言。惟陛下

下幸赦。

五年。子才為給事。中繳李忠輔奏曰。臣伏觀臺臣論。川閩長李忠輔。奉御筆。李忠輔降。兩官降。臣有以見聖慮深遠。天所當發。蓋將昭天公。而必後患也。臣惟成周之制。閹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未嘗畀以事權。所以遏其蠹政害事之漸。自漢以來。恭顯之用。事專恣。朝臣之側目畏懼。亦既任以機要。又何以禁其長禍流毒之慘。此防微杜漸者之所當深慮。蓋內轄一司。自來止以小璫為之。取其服勤恭謹。易以禁制。又以三年為任。不使之日增月益。聲生氣長。以貽害無窮。惟董宋臣。自小璫至於大官。二十年間。皆無領此職。權領中外。恣為姦利。至今得罪公論。故每有除授。人言交攻。忠輔乃其所薦。根株此局。以為依憑。凡其奸犯科條。誣上行私之事。皆出其所教。而忠輔新進氣銳。為術轉深。為害愈烈。大作威福。動稱聖旨。帥漕兩

司奉行惟謹。其妄生羅織使人破家蕩產。往往死於非命。權則歸已。怨則歸君。而甚者窺覘中訶。揣摩密報。曲為恩倖之地。陛下灼見其奸。奪其內轄職事。遂降旨揮內轄以三年為任。立為定制。又以臺臣之言降官放罷。天下莫不仰陛下之明斷。但觀臺臣所論。則忠輔處心積慮。傾險反覆可畏。又有甚於前之所陳。使罰止於此。安知其不復出為惡耶。且宋臣未嘗不罷也。而又復用。未嘗不退也。而又復進。使其不死。禍且不歇。抑亦可以為監矣。比者城中鬱攸。既始於宋臣之屋。城外煙焰。亦發於忠輔之家。今陛下施行忠輔而宋臣遙死於數日之間。意者惟天惟祖宗望陛下盡取二十年禍根。亂本一掃而空之。雖宋臣死灰無復然之慮。而忠輔則虎兕有出押之憂。倘陛下盡行臺臣所乞屏斥之言。以絕其根。實惟天惟祖宗之意。而陛下子孫萬世無疆之福也。所有將來錄黃。係經臣書讀。用敢冒昧。先具奏聞。

聞
金哀宗時。遊侍干預朝政。翰林直學士兼左司郎中斜卯愛實諫曰。今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自古僕御之臣。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惟以世胄或吏員為之。夫給使令之材。使預社稷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九十四

封禪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

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

禪之封泰山禪云云在梁父山名虞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

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在

和嶽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喆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

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

王封泰山禪社首社首在平南博縣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

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鬣車上早

耳之山謂將上山經其馬懸鉤其身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

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臣天下諸侯

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
辨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上北里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新謂靈所以為嘉也東
齊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新謂靈所以為嘉也東
海致比目之魚魚各有一目不此西海致比翼之鳥鳥各有一翼不
渠其名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
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鷓鴣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是桓公乃止

漢武帝時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罷
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
山。上奇其書以問兒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揖揖與羣元
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
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

子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
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惟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
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
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
垂萬世之基上然之。

東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張純上奏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
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之風成於頌有周
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
岱宗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備
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成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
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倉龍
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

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勅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太尉趙喜上奏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備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岱宗。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

中元元年。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李充等議。以為殷統未絕。黎庶維命。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人之靡不其有。

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莫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為先。昭祖揚禰。封禪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繇於前。謹遺跡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嘆堯舜之美。群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繼百世之廢。治自武文。至於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網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於庶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

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掘種於
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公穀之禮也。
且昔歲破吳虜於江漢。今
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瀆。在不復淹。
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宜。宜下公
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
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
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
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
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
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皆之而已。勿復有
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
子。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上奏曰。聖德隆
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
所議。亦不須答詔也。
思尚書令衛瓘。左僕射山
茂光。被四表。諸夏又清。幽

荒率從神策廟筭。席捲吳越。孫皓稽顙。六
世為家。巍巍之功。格于天
地。宜同古典。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為儀
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
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
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
者。七十有四家。其謚可知者。十有四焉。
此瀚寔。曾無遺聲者。不
可勝記。自黃帝以前。古傳昧畧。唐虞以來。
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
繼襲。周道既沒。秦氏承之。至于漢魏。而質
文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
黎。實佐顛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
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
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言
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
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流。唯獨江湖沅湘之
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
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豐加。數旬蕩定。羸
其鯨鯢。故其罪逆。雲霞雨
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
之征。大禹遠畧。周之奕世。
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踊前載。象以
姓表。言以事告。河圖洛書。

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麟趾。衆瑞並臻。昔夏殷以丕崇為禋。周武以鳥魚為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歲封泰山。禪梁父。發德彌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勅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至望也。詔曰。今適寇難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漢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茫茫禹迹。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勅功告成邪。瓘又奏。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曆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可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民

物。國之大事。取議於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禮。至於尅定。歲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議。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厚后。息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入。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勿復為煩。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二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答天心。俯協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神祇之款望。使大晉之典。讓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復紛紜也。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是幸江夏。王羲恭上表曰。惟皇天

宗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事修前緒。而跡淪言廢。茂記於竹帛者。烏可罕書。紹茲維建。微跡流風。聲被錄不朽者。七十有四君。同仁厚而道滅。鮮義光綿絕。難得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蓋陶唐姚姒。商姬之圭。莫不由斯道也。是以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姓之心。聽與人之頌。言明稱。告成上靈。况大宋表祥。唐虞受終。素異采騰於軫墟。紫烟鵠於邦甸。錫冕兆九五。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慙焉。臣聞惟皇配極。惟照臨黔首。協和穹昊。膺茲多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遂已。濁之晉。濟橫流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或後震乎

沙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獻武英擬道運。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斷出人鬼之。羅符發迹之辰。親翦凶逆。躬清昏塗。天地革。業繼緒。拓復為。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向。鳳皇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霧於。嘉禾積穗。於。發。連理合。榦於。園。籞。皆。耀。質。毫。玄。文。素。翻。頡。羽。泉。河。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標。塗。之。謁。抗。驪。總。祖。之。奏。彪。雜。尙。不可勝言。太平之。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象。整法駕。修封。表。東序。詔。韓。岐。於。西。廡。魔。天。闈。使。啓。關。謁。紫。宮。一。朝。太。乙。葵。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奧。起。聲。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詔曰。太。宰。

表如此昔之或王。永保鴻名。常為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入纂
絕孝。德薄教淺。登采崩愧。頃麟鳳表。獲茅末。無瑞。非符祥。顯見。忍乎
猶深。庶仰述。失志。拓清中寓。禮。祇。謁。神。威。將。試。我。

四年。丙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神。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尊。
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至。勳。上。烈。盛。章。未。分。鴻。光。
委。結。歌。而。罔。歲。若。其。顯。謚。騰。軌。則。系。繼。聲。定。徽。畧。聞。盛。爰。洎。姬。漢。風。
流。尚。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絕。世。祀。代。草。精。華。可。得。騰。金。絲。奏。
玉。潤。鏤。迹。以。燠。今。鎬。德。以。麗。遠。而。四。望。埋。一。歌。之。禮。曰。觀。死。修。封。之。
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昔。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
英。弘。微。位。詳。固。洪。聲。豈。徒。深。默。修。文。淵。幽。一。世。而。已。諒。以。勝。非。虛。奏。
書。匪。妄。埋。擊。雨。怒。神。淳。應。復。樹。安。得。紫。壇。一。祇。竹。宮。載。於。散。火。投。郊。
流。星。斧。座。寶。鐔。初。基。厥。靈。命。膺。德。振。地。維。功。清。淪。象。玄。沒。紛。流。華。表。

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啓。邁。秦。運。景。望。震。凝。采。樂。
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暉。聖。上。韞。錄。蕃。河。竚。翔。衡。漢。金。波。
掩。照。華。耀。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歆。神。還。靈。
頽。天。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袞。嶽。蕃。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昌。基。繫。發。
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極。珪。
元。時。景。集。天。廟。脉。壤。祥。農。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網。維。巡。駐。表。綬。中。甸。
史。流。其。詠。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規。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望。內。
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卉。儀。懷。音。草。狀。違。帛。
絕。書。權。光。弛。燭。天。岱。發。靈。宗。河。開。寶。宗。丘。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藏。
摘。藻。漢。并。角。即。音。栖。翔。禁。蘊。袞。甲。霜。味。翔。舞。川。肆。祭。泉。流。鏡。後。昭。
河。深。故。以。波。沸。外。關。雲。蒸。內。澤。若。其。雪。趾。青。毳。玄。文。朱。絲。日。月。郊。甸。
擇。木。弄。音。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穎。萼。萌。移。華。淵。禁。山。與。竚。衡。

雲鶴竦翼。海鯨泳流。江茅吐蔭。拔書之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著。感
色以待禮。豈非神懿氣昌。物瑞雲照。蒲軒龜軫。泉淳芳。太宰江夏
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拙奇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闕載。表以功懋。往初
德耀矣。吳升文中代。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擣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
以虛挹。將使玄祇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盛德之容。介丘靡升聞之
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馬。交木之鄉。奠絕金之格。爾靈重表。珍符
兼貺。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行屬休章。依微聖靈。潤色聲業。諏辰稽古。
齋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祠儀。懸牲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正途
清禁。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竚律。騰駕流文。間絲比象之容。昭明
紀數之服。微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賞祭
賓容。贊儀。金支宿縣。鑄石潤響。命五神以祠列。門九闕以集靈。警衛
兵而開雲。先雨祇以洒路。霞疑生口。烟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香

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然使
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猗
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東教管聞。未足
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絕。拘採遺文。辨明訓誥。

梁武帝天監八年。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
行之。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
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跡。此綿書之曲說。非正
經之通議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
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安亦甚矣。若聖主不瀆封禪。若凡
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五好名於上。而
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未足為法也。上嘉納之。
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正月。制詔問并中紀論。秀州長史樊孝慈對

曰。臣聞巡藏之禮。勅在虞書。首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三。匪唯一
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
存未變。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雨
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
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
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准發
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為昌會。然白水
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
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
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
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畧。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
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嶺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池風從

來。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海
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
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
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
枉矢霄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
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
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存。
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并中告禪。臣用
有疑。

唐太宗貞觀初。羣臣表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
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
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

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絕。公等以為何如。魏徵對曰。帝正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已來。近泰山州縣彫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全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後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鮮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讓。歸之於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歸於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謝泰山。公等評議。

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岳牧等屢請封禪。羣臣又稱述功德。以為時不可失。今日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為不可。帝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功高矣。德未厚耶。曰。德厚矣。華夏未理耶。曰。理矣。遠夷不慕義耶。曰。慕義矣。嘉瑞不至耶。曰。至矣。年穀不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徵對曰。陛下

功高矣。人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滂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爵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為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疼痛。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只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又安。未盡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薙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與人之論。帝稱善於。是乃止。

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請封泰山。太宗初頗非之。已而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泰山上七十二君壇。述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

後羣臣言封禪者多。乃命秘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揚師道博採衆議奏上之。其議曰。為壇於泰山下。祀昊天上帝。壇之廣十二丈。高丈二尺。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五寸。玉檢如之。厚減三寸。其印齒如璽。纏以金繩五周。玉策四。皆長一尺三寸。廣寸五分。厚五分。每策皆五簡。聯以金。昊天上帝配以太祖。皇地祇配以高祖。已祀而歸格于廟。盛以金匱。匱高六寸。廣足容之制。如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璽。而玉牒藏于山上。以方石三枚為再累。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其山上之圓壇。土以五色。高九尺。廣五丈。四面為一階。天子升自南階而封玉牒。已封而加以土。築為封高一丈二尺。廣二丈。其禪社首亦如之。其石檢封以受命璽。而玉檢別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以石距。非經不用。又為告至壇。

方八十一尺。高三尺。四出陛。以燔柴告至。望秋犇神。逆著于禮。

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太常博士裴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驚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詔可。

玄宗開元中。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禮。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四門助教施敬本上言曰。周制太宗伯鬱人。下士二掌裸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閔孺等幸。臣為之後。漢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褻

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爲主人，意於神，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爲上儀，况天人之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本，熟悉其議。

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松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故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

宋太祖時，孫琪上書曰：「聖宋受天眷命，皇帝保綏萬民，治之德隆，道治遠同。由是聖時著矣。及公卿臣庶，僉與拜章稽顙，伸道封禪。而皇帝過謙，厚損罔迪。俞允詔聞，率去而神人骨懽。草莽賤臣，堪謹俯酌，庶懇上稽古訓，昧死作封禪書一篇。雖不足以敷衍洪烈，啓迪盛猷，庶發揮下誠，贊揚能事。臣之志也。」其文曰：「邈乎天地，權輿絪縕。茫茫分蒼判黃，品物用章。於是庶類之宗，膠轕旁充。嗜欲之氓，布濩交爭。充不已，必荒爭不息，必傷荒。則愆伏作而顯氣亡，傷則狂暴煽而生。類殃惟天地也。能品物之生，罔克異類之底寧。能熙庶之昌，罔克彝倫之自章。越乃應選列辟，輔其宏綱。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裁成之猷，罔絜然後命無忝也。輔相之範，克萬然後功事成也。丕命元功，允著既從。於是有登封以助高焉，有封禪以報厚焉。稽康靡他，所以告駿命也。所以告懋功也。所以鑿後嗣也。所以答靈

社也。苟非至德。虎鴻淳化。沕滴同符。天休合節。地宜冥擬。議之敢乎。惟皇上帝。厥靈孔燦。匪諄諄其令。而晰晰其符。故當命者。儲嘉瑞。遠心者。極妖災。肇自生民。君宇內以敷治者。雖皇王殊厥謚。遠邁異庠。軫稽所以克荷景命。允簡帝心者。罔不曰仁義禮樂而已。是以二帝之懿。三王之輝。雖禪代有殊。質文相質。罔不恢淳仁以懷物。廓正義以幹邦。貫大禮以條上下之宜。盈至樂以結士民之愛。然後風聲踵武。獲參兩儀。述遠心之妖。萃當命之瑞。姬周既逝。又駁古昔。握圖啓極者。鮮不峻慘酷以繩衆。瀆威武以悞遠。奮煩譎以立憲。任巧斂以周行。故仁義之休。禮樂之淵。稍芽於兩漢。驟委於魏晉。凋落於齊梁。枯槁於周隋。暫斲於巨唐。尋剝於五代。其未醇而復也如是。然猶有非小康而展盛禮。據淺惠而冒洪威。相如頌於前。班固贊於後。呼壽之徵。慶于世宗。宮闈之誌。耀于光武。稽其所以克勤濟衆。開憲敦物。

垂諸聖世。胡其相萬敷。大宋之道。昭晰前古。盛德宏功。春熙日敷。始則伸九伐。平多壘。建王業也。後則緝庶政。諧萬邦。舉彝倫也。是故黃鉞初指。則獷者革。慝者沈。筐厥所以昭武王也。洪恩漸被。則厄斯起。昧斯禪。惟天所以穆唐堯也。洎皇帝誕纘。丕圖繼陟。元后雨露之所豐濡。日月之所委燭。靡不偃息休光。弥綸至澤。曄曄煌煌。雖幽必彰。汪汪洋洋。燕遠弗滂。猶復懼古典之未敷。叔弊之未祛。由是訛罰。於古刑。夷慘酷也。偃鉞戟於靈臺。蕩武威也。萬憲章於簡易。森煩譎也。起俊入於鄉。逐刻巧偽也。於是刑清而民和。兵偃而道益隆。恩簡而俗益醇。賢進而官益舉。至則樹仁義之根。而復植之。振禮樂之緒。而再暢之。俾九有之黎。饜飲乎淳仁之濡。栖遲于正義之紀。條揚乎大禮之緒。郁穆乎正樂之統。至若泉曄辯給之俗。裸袒文身之羣。雖古昔之所不臣。舟車之所罕通。相與稽首。關扉執贄。請吏。故大化流。

也。泛濫乎郊甸。汗漫乎要荒。滌蕩乎戎狄。浮沈乎覆載。遐考在昔。舜之堯禹之舜。相讓也。湯之禹。文之湯。未百世也。前憲赫曦。易剛也。餘德渺泮。易浴也。遺氓敦惠。易綏也。然而流殛之罰。勞於舜。拜言之屈。勤於禹。昧爽之坐。後於湯。日昃之思。瘁於文。然後舜啓無為之治。禹成無間之譽。湯闡來蘇之望。武致盡美之聲。曷若聖宋宅千古之下。風提千古之弛網。使溥源清流。解紐復繼。化一變而仁義醇。道一反而禮樂同。乃侔帝之淳。主之方。民乎翱翔。前之慘。往之頑。民乎逸。暹由是上帝時。謀祥符屢彰。既而乾之精。坤之形。相與絡繹。八區薦珍。郊靈故在上。則星緯儲休。慶雲覃輝。甘露榮光。霧散雨霏。在下則靈芝林峙。醴泉波委。羽毛鱗介。更誕厥美。咸瑞牒之所關。標前史之所罕聞。炳爍簡編。卓出古議。則陟岱宗之崇。高展勅成之呈儀。時乎時乎。斯厥時乎。而皇帝茂謙德之遐芳。損盛業之景炎。措于衆誠。求之

果行。徵諸冊牘。非謨明之所存者也。古語曰。以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是故績勳變舉。歎之大也。德至弗圖。慢之甚也。聖王罔從。欺而動靡。甘慢而守。宜乎抑厚壤之瑣節。奉皇穹之寵靈。歲事庶僚。詳禮示伯。鳴鸞五輅。揚旆九旗。寅亮遐躅。崇配黃軒。俾嘉聲隆震於萬世。王歎翕鑠於一時。其不休哉。臣生長蓬茨。無位朝廷。不宜越次僭履。擬議文憲。然以惠迪典謨。沐浴大賚。仰酌遠古。參倫聖世。知有未侔焉。是敢首陳列辟受命之猷。次敘二帝三王雍容之盛。繼漢道晉隋唐因循之治。然後知鼓祥風。振頹基。裁成輔相。非睿聖疇能。煥發闡揚。格斯文之昭著乎。恭以頌聲之聞。本諸木鐸。先民遺範。詢于芻蕘。則常褐之間。有其志者。諒可伸也。故敢奮扶愚忠。述贊典符。然後蹈舞遐方。俯伏俟罪。惟聖人不以人廢言。臣之懇也。

卷之九十四
十四

